

鄢颇 著

阴  
丹  
士  
林

Yin

Dan

Shi

Lin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鄢  
颇  
著

阴  
丹  
士  
林

Yin

Dan

Shi

Lin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丹士林/鄢颇著.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5039-3865-8

I.阴… II.鄢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46433 号

阴丹士林

著 者 鄢 颇

责任编辑 潘 艳

装帧设计 引文馆·垠子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7.5

字 数 20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865-8

定 价 2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001/逃婚

云静把盖头掀了,打开嫁妆中的一个樟木箱子,从里面拿出一个包袱。这包袱里有金果盘、存钱罐等东西,还有一件阴丹士林旗袍。

云静摩挲着那些东西,悄声对瑞喜说:“我们也许要过很久才能见面了。到时候,你穿着它来上海找我,好吗?”

## 引 子

## 019/磨难

第二天一早,瑞喜还在睡着,突然被人拽着头发弄醒了。她睁开眼睛一看,旅店老板娘和老板站在床前,边上还有几个伙计。“把你的东西挪到耳房去!然后赶快去把床单洗了!现在,你归我管了!”

## 第一章

## 051/星路

“好吧,你明天来吧。”

听到导演这样说,云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她冲上去,握了握导演的手,又拉起副导演的手,也握了一下——云静仿佛看到自己已经在银幕上了,看到了鲜花和掌声……

## 第二章

## 089/转机

“让我想一想。”老板看着她美丽的侧影,笑了,认真地说,“我刚才听了你的歌,唱得很好啊!我们再找个地方好好唱,怎么样?”

云静看了老板一眼,问:“你是谁?”

“冷志成!”

## 第三章

## 第四章 双星/117

庆功酒会在百乐门舞厅举行。喧嚣声中，孙导演端着酒杯，走向麦克风：“大家请安静！大家请安静！请诸君同饮一杯，向主演朱丽丹小姐、林丹露小姐，还有我们的制片人冷志成先生三位致敬！诸君知道，一部戏的成功，虽然有导演的努力，但要是没有两位主演的充分表现，导演也是无从展其所长的，所以，这首功非两位小姐莫属！”

## 第五章 山雨/145

郗照存带人来到升腾时，瑞喜正在化妆。外面响起“砰砰啪啪”砸东西的声音，瑞喜正要出去看，黄山进来了，拿出一把钥匙放到瑞喜化妆台上说：“这是我书房的钥匙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些书，都收拾好了，你有时间去那里拿走吧。我要离开这里，去北方呆一段时间，这些书就暂时放在你那里吧。”

## 第六章 无间/165

“日本商人疯狂追求电影明星丹露小姐，丹露小姐秋波暗送深情款款”的大标题，配着山口建把瑞喜搂在怀里的照片，再一次成为风雨飘摇的上海滩最热门的话题。

吴烈就在报社工作，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消息。应付完当天的稿子，他疯了一样跑到云天的片场，去找瑞喜。

## 第七章 反骨/191

吴烈跑了两步，想要掏枪还击时已经晚了，他被人从后面一下抱住摔倒在地。柳光宗率领更多的打手围上来，一阵拳脚相加后，便将吴烈和李碧纹押走了。

瑞喜远远看着这一切，不知所措地惊呆了。她双手捂住嘴，眼睁睁看着吴烈和李碧纹被押走，无奈地坐在车上，朝相反的方向越跑越远。

## 219/暗战

## 第八章

走廊里传来刘妈的脚步声，瑞喜异常紧张地催促酆照存赶紧离开。酆照存伏在她耳边低声说：“瑞喜，以后你有情报汇报，就去法租界的小诊所见面，接头暗号就是：风大，我有点儿感冒。”

## 249/离散

## 第九章

云静的心里，闪过一个又一个她今生爱过的人，她的父母、她的弟弟、瑞喜……她明白，这一走，即使安全到了美国，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，所以，看着月朗星稀的天空下一望无际的江水，听着单调而神秘莫测的涛声，这个一向勇往直前的女子，第一次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失去了信心……



引子

## 逃婚

云静把盖头掀了，打开嫁妆中的一个樟木箱子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包袱。这包袱里有金果盘、存钱罐等东西，还有一件阴丹士林旗袍。

云静摩挲着那些东西，悄声对瑞喜说：「我们也许要过很久才能见面了。到时候，你穿着它来上海找我，好吗？」

暮春的午后，青云镇上人来人往。在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，江南水乡明丽的阳光照射着古朴的街道。这是一条热闹的小街，石板铺成的“人”字形花纹街面早已磨得圆滑、光溜，街道两边是一长溜店铺，各色商品都卖。临街老房子上的墙皮很多都剥脱了，露出里面青色的砖，斑斑驳驳的，仿佛是禁不起岁月流逝的老妇，显得格外无奈。墙角下，一些不知名的花草，不问世事，不问岁月，烂漫地开着。

街道旁的河水沉静得像一面镜子。河水很清，河底的鹅卵石长出了褐绿的水草，随着河水的流淌摇摆着纤细的腰肢。

在街心缓缓流淌的小河，将街道分成了两半。每隔不远，河上就有一座小小的拱形石桥。小桥上，不时有人匆匆走过。人影穿梭，老树、小桥和石级却不动，镜子里的倒影也不动。直到有一个穿着笔挺军服的年轻人绕过老树，在桥头停下脚步，走下石阶，放下皮箱，弯腰把一双白皙、细长的手伸向水面……镜子这才微微晃了晃，水波荡漾了开去，波光粼粼，阳光显得有些晃眼。

年轻人洗过手，站起来，望望来路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拎起皮箱，沿着浅草隔开的青石板街道，走进了小镇深处。他高挑的身材和笔挺的军装，在满街的长衫短打中间显得格外醒目。人们在低声嘀咕、猜测这年轻人是谁？从哪里来的？年轻人也四下张望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终于，他看见了街角的臭豆腐摊，疾步走过去，对着满头白发的摊主喊了一声：“周大爷。”

摊主抬头看看年轻人，眉微微皱着，年轻人赶紧笑着说：“五块臭豆腐。”

“少爷，少爷！您可回来了！”摊主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一边用油纸把臭豆腐包好了给年轻人，一边对旁边的人说，“这就是照存少爷，郦家的少爷呀！”

郦照存从钱夹里取出几张钞票，塞到摊主手里，说：“周大爷，这是给您的。”



“哎呀，担当不起啊，卖一年臭豆腐也卖不了这么多钱啊。”周大爷看看手里的五块臭豆腐，不敢接钱。

“拿着吧，这是我领的军饷。”郦照存把钱放在摊子上，接过了周大爷手里的臭豆腐。

“都领饷了，是大人了，要是大爷能看到这一天，不知道多开心啊。”郦照存走远了，周大爷还激动地看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，“我就说，少爷一定能出息，能出息啊，老天真是有眼。”

手里拿着臭豆腐，闻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味道，郦照存一下子想起了出去上学前的日子，他加快脚步往郦府方向奔去。

“听说要上点儿油，骑的时候才不响？”

“太太放心吧，这个我知道，少爷的车从来都是我擦的。”

还在大门外，郦照存就听到院子里传出的对话声，听出那是妈妈正招呼丫鬟在擦洗自己在家时常常骑的那辆旧自行车，他心里暖暖的，眼眶一热，轻轻叫了声“妈妈”。

“太太，太太，少爷回来啦！少爷回来啦！”仆人王伯正在收拾院子里的杂物，一眼看到郦照存正走进大门，直起身子大叫。

郦照存快步跑到郦太太身边，放下箱子，脱下军帽，把母亲拥在了怀里。

郦太太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转身招呼丫鬟：“快，快去给少爷收拾房间，再打盆热水过去！”

郦照存回房间放下行李，洗漱之后，来到堂屋，给郦太太请过安，把手中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放到郦大爷的牌位前，跪下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后，朗声说：“父亲，照存一定谨遵教导，在家孝敬母亲，出外为国效力，延绵郦家香火，光耀郦家门庭！”

郦太太把儿子扶起来，摩挲着儿子酷似丈夫的瘦削脸颊，激动地说：“大爷，您看一看吧，照存他军校毕业了，成才了，我总算是放心啦！等过了十五娶了亲，我答应您的事儿就完成啦！”

郦照存扶着郦太太坐下，在母亲面前跪下来，边磕头边说：“妈，十八年来，您独自经营店铺，操持家务，不辞劳苦，今后照存一定让您

有个安泰的晚年！”

三天后，酆照存和母亲正在后院喝茶，他托运的行李到了。酆照存吩咐仆人们把行李搬到后院，打开箱子，先拿出了一个眼睛盒，取出里面的眼镜，然后把母亲的眼镜摘下来，换上了新的，轻声说：“妈，您看，这是最好的德国老花镜，镜架是赛璐璐的。”

酆太太双手扶着眼镜架，望着儿子开心地说：“哎呀，比我原来的轻好多呢，戴着怪舒服的。”

酆照存对母亲笑笑，转身对王伯说：“这里面是给大家的礼物，您帮我拿去给大家分吧，每个人都有！”

“少爷，难得您这么细心，还想着我们这些下人，我替大家谢谢您啦！”

王伯带着仆人抱着纸箱出去后，酆太太摘下眼镜问儿子：“给云静带了什么没有？”

“云静？”酆照存半天没有反应过来。

“她就是要你快要过门的新娘子——姜家小姐啊。”酆太太提醒儿子。

酆照存不好意思地笑了，端起茶碗说：“妈，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什么也没带，一切听您安排吧。”

酆太太从怀里摸出一个用真丝手帕包着的小包，递给儿子。酆照存犹疑着从母亲手里接过来，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张照片，照片上一个女子穿着漂亮的洋装，手里还拿着一本书。照片很清楚，可以看出来，那是一本英文的《莎士比亚戏剧集》。

酆太太看到儿子呆呆地盯着照片出神，得意地说：“儿子，妈已经比较过了，方圆百里门当户对的人家中，云静的相貌是最出众的。”

“嗯，她还读莎士比亚，一定是受了新派教育的。”酆照存发现自己有些失态，抬起头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妈也不知道什么是沙子笔，她识字是不错，可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墨水喝太多了管不住。这个云静在上海外国人的学校上学，不免有些欠稳重，我看呀，结了婚以后，你得把她的沙子笔、毛笔都收起来，让她

赶快给我生个胖孙子！”

酆照存听妈妈这样说，忍不住笑了：“妈，莎士比亚是个作家，不是沙子笔，是收不起来的。”

“那我不管，我只知道，管住女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生孩子。有了孩子，她喝的那些外国洋墨水就都还给先生了。女人稳重了，家就稳定了。”酆太太说这话的时候，满眼期待地盯着儿子。

## 2

酆太太知道姜家把云静送到上海读书了，所以，在一个多月前接到儿子要回家的信时，就立刻差人把这好消息通知了姜家。一来，确定婚礼日期，二来也方便姜家准备。

但这消息却让姜家手忙脚乱，因为云静自从去上海读书以后，只要姜太太在她面前说起和酆家的亲事，云静就很不耐烦，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屈从这样的封建婚姻。以前，姜太太觉得女儿还小，到了出嫁的时候，自然就好了——哪个女子不是这样过来的呢？可现在婚事迫在眉睫，几次带信去上海，云静都置若罔闻，姜太太开始慌乱起来，很担心任性的女儿真的不愿意回来完婚，那姜家在青云镇可就声名狼藉了。

“婚姻大事，由不得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！”姜老爷一拍桌子，厉声喝道，“阿财，明天你带人到上海，不管想什么办法，都得把小姐给我带回来！”

就这样，姜府的管家阿财带了阿水和另外两个下人坐着姜老爷的车，到了上海。当他们赶到上海圣心贵族女子学校时，云静小姐正在这座学校白色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礼堂里，排练话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

“我们的故事发生在繁华的维罗那，那里有声名显赫的两大家族，他们是世代宿仇，同时又有新的嫌怨爆发。两家人中诞生了一对命运多舛的情人，他们的不幸，悲惨的结局，埋葬了两家父母之间的仇恨。他们殉情的哀伤，让风云为之变色，山河为之叹息。”

旁白之后，穿着洋装、拖着长长裙裾的云静扮演的朱丽叶上场了：“小时候，看着满天星斗，当流星飞过的时候，总是来不及许愿；长大了，遇见自己真正喜欢的人，却还是来不及。哦，罗密欧，只要你发誓做我的爱人，我便不再做卡布莱特家的人。罗密欧，你为什么是罗密欧·蒙太古？你的姓氏是我的仇敌，如果你不姓蒙太古，你依然还是你。哦，我的爱人，你愿意放弃你的姓氏和我远走高飞吗？不，这对你来说太难了。”

“小姐，我按照你说的去做，只要你把我称作爱人，我就会取一个新名字，以后再也不是罗密欧·蒙太古了。亲爱的，我自己都恨这个名字，因为这姓氏是你的仇敌，如果写出来，我会把它撕得粉碎！”

罗密欧的扮演者深情地念着台词。两位演员和台下穿着清一色教会校服、黑色皮鞋的女生都陶醉在剧情里。

“你为什么来到这儿？院墙那么高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用爱情的力量翻过了院墙，因为石头做的围墙挡不住爱情的力量，所以，我的家人也挡不住我！”

“如果你被我的家人看到，他们会杀了你！”

“只要你爱我，让他们在这儿看到我也无妨。在他们的仇恨中结束我的生命，要比得不到你的爱而苟延残喘的好。”

“你爱我吗？我知道你会说是，我相信你的话。可你要发誓，你的心不会像天气一样善变！”

“小姐！请让我对树上银色、圣洁的月光发誓。我的心像磐石一样坚定。”

看到这里，台下座位上一位叫黛西的女生似乎特别感动，掏出她的绣花手帕，擦擦左边腮帮上的泪水，又擦擦右边腮帮上的泪水，翻来覆去几次，终于把脸上的泪水擦干了，这才想起口渴，侧身拿起自己已经空了的咖啡杯，等着人来满上。而她旁边穿着短衫长裤、抱着咖啡壶的侍女睁着大眼睛，直愣愣地盯着舞台，激动得脸都红了，她被剧情吸引着，一时竟没有注意到黛西在要咖啡。

“瑞喜！”黛西拉了拉侍女的衣角。瑞喜赶快收回目光，接过黛西的杯子，小心翼翼地倒咖啡。瑞喜是云静的丫鬟，陪着云静从青云镇来上

海读书。云静排练话剧的时候，这帮贵族学校的同学都喜欢来捧场，云静一高兴，瑞喜自然免不了满场子端茶送水，成了大家的侍女。可此时咖啡只倒了小半杯，就倒不出来了。瑞喜摇了摇空壶，悄悄对黛西说，她出去加满了再回来。

瑞喜一边走一边恋恋不舍地回头看台上云静的表演。人虽慢腾腾地出了礼堂，心还在小姐身上。一抬头，看见走廊边上停着两辆眼熟的黑色轿车，车边站着两个黑衣人在抽烟。瑞喜心里一惊，仔细打量时，其中一个黑衣人正好侧过脸吐了口烟——那张脸把瑞喜吓得扭头就往回跑。

礼堂里，朱丽叶正在茫然四顾：“这儿怎么又黑又暗？我在哪儿？罗密欧呢？罗密欧！罗密欧！我没有死，朱丽叶还活着！你怎么能丢下我……这是什么？毒药吗？你全喝干了，不留一滴给我吗？罗密欧，我们在上帝的花园见！”

就在她慢慢倒向罗密欧的胸口时，礼堂大门“砰”的一声被撞开了，伴随着女学生们的惊叫声，云静看清楚了那几个闯进来的男人，她慌忙把台上的道具向他们砸去。但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，几个男人不避不躲，径直冲上舞台抓住了云静。

“我不回去！放开我！”云静挣扎着大声喊叫，“阿财，你个狗奴才，放开我！”

管家阿财咧咧嘴，皮笑肉不笑地冲云静抱了抱拳头，说：“得罪了，云静小姐，这是老爷的吩咐。”

“阿财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瑞喜抱着咖啡壶挤进人群，一把推开阿财挡在云静身前，声嘶力竭地吆喝。

“黛西，报警啊！”云静也冲着台下大声喊叫。

黛西醒悟过来，刚要出门去报警，阿财转身拦住了她：“这位小姐，我是姜家的下人阿财，这是我们姜家的家务事，警察是不会管的，你最好也别管。各位小姐，得罪了！”

阿财说着，又瞪了瑞喜一眼：“瑞喜，走开！这是老爷的吩咐，你敢不听？”

一行人架着云静，推开众人，出了礼堂来到轿车旁。后面的下人慌

乱地把云静和瑞喜塞进轿车，车子一分钟都没耽误就发动起来，往学校外面驶去。云静挣扎着支起身，努力把头伸出车窗外，听到后面追着车子跑来的黛西在大声喊：“朱丽叶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！”

看到黛西和同学们越来越小的身影，云静忍不住嚎啕大哭。瑞喜把手绢递过去，云静却兀自大哭着，似乎没有看见。瑞喜缩回手，一边自己擦眼泪，一边握住云静的手安慰她：“小姐，别难过，你还会再回来的。”

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在栽满法国梧桐树的街道上开过，消失在繁华的街道尽头。

### 3

车子回到青云镇时，已经是深夜了。被下人们抬进房间后，云静一刻钟也没安生，进门就开始摔打房间里的东西。最先遭殃的是梳妆台上的花瓶，“砰”的一声，碎片四溅……能打碎的瓷器都打碎之后，云静发现房间里唯一能被砸的，只有镜子了。她冲过去拿起镜子，却怎么也摔不下去，因为她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。

一路回来，云静的发型已经乱了，脸上的妆也花了——云静举起镜子端详了一会儿自己，坐在床边，又开始放声大哭。瑞喜一趟一趟地跑着，从厨房端饭菜进来。满屋子的饭菜香，云静看都不看一眼，她哭累了，瘫在床头，盯着身上朱丽叶的戏服发呆。

姜太太带着八岁的小儿子云高从外面经过，听到女儿不哭了，打发下人把小少爷送回房间休息，在外面想了想，这才进了女儿的房间。看到满桌子饭菜，姜太太叹息一声，说：“静儿，你得吃饭啊！虽然把你抢回来是鲁莽了些，可是，郦家是远近闻名的富足仁义之家，照存又是个青年才俊，你爸怎么会害你呢？再说……”

云静眼皮儿都没抬一下，站起身来，打开了留声机，顿时，屋里响起了略显悲切的《寻兄词》。姜太太不好再说什么，端起碗，想喂云静吃饭。云静坐回床边，背对着妈妈。

姜太太正端着碗不知所措，瑞喜从外面进来，把手里端着的沙锅放

在桌上，轻声对云静说：“老爷来了。”

门口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：“还不快把这靡靡之音给我关了！我的家里，没有这种不正经的东西！”

姜老爷话音才落，瑞喜赶紧上前把留声机的声音关小了。

“夫人！你还要喂她？这个女儿惯成这样，有一半是你娇纵的！再这样下去，她将来怎么做贤妻良母？让她饿着吧！我们走！”姜老爷根本不进门，也不看女儿一眼，只是站在门口，大声训斥姜太太。

姜太太只好放下碗，跟在姜老爷身后离开了女儿的房间。

脚步声渐渐远了，瑞喜轻轻关上门，回到桌子前，拿起碗盛了几样菜，走到云静面前，双手递给她：“小姐，你还是吃点儿吧，都是你爱吃的家乡菜，在上海很难吃到的，你不是一直很想吃吗？”

云静看了看瑞喜手里的饭菜，不肯接，只是懒懒地回应：“没胃口。”

“我们已经回来了，先吃了饭，以后再慢慢去求老爷，老爷太太这么疼你，肯定会同意你再去上海的。”瑞喜耐心地劝小姐，只希望她能吃点儿东西。

“瑞喜，你不懂！我是在抗争，不能向封建家长妥协，我要像朱丽叶那样反抗……”云静知道瑞喜只是个丫鬟，不可能明白自己的心思，但黛西不在，她的满腹心事又能向谁说呢？

“小姐，你再不吃饭，会晕倒的，就跟黛西小姐一样。你忘了，黛西小姐上次就是为了穿那条裙子，三天没吃饭，一下子就晕倒在草地上了。”

瑞喜的心思还在劝小姐吃饭上，却歪打正着，说到云静心里去了。云静想起黛西，心情好多了，但还是瞥了一眼桌上的饭菜，说：“把饭全都给我端出去。”

“好吧，我把饭都端走，这碗汤给你留下，这是我做的，你喝了不算向老爷妥协。”瑞喜知道小姐好多了，心里很高兴。

姜家前脚把云静从上海弄回来，邨家的聘礼和喜笺后脚就到了。看着满屋子的绫罗绸缎还有《四书五经》，云静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，她

拿着酆照存的照片和他亲手写的喜笺，几乎是歇斯底里地高叫着：“我不要！都扔出去！还有这个，都扔出去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竟然卖弄自己的书法，还印个老气横秋的印章，他的脑子一定跟八十多岁的老朽差不多！还有，你看他送的彩礼，什么龙凤镯、金发簪、金元宝，哪儿像有新思想的人？！对了，还有那套《四书五经》，我看他根本不是黄埔的高材生，简直就是个乡村私塾先生！”

“嗯，不过，小姐，我听卖臭豆腐的周大爷说，酆少爷人很和气的。”瑞喜捡起酆照存的照片，看了一眼，小声替准姑爷说好话。

“瑞喜，你白陪我读这么多年书了！这个婚姻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别说我现在不想嫁人，就是有一天要嫁人，也要自由恋爱，要浪漫而伟大的爱情，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！”云静瞪着瑞喜，坚定地说，“不自由，毋宁死！”

瑞喜也不知道是被云静话剧表演般的夸张吓坏了，还是受到云静慷慨激昂的感染，或者是对云静盲从惯了，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：“小姐，我明白了，我支持你！现在就把这些东西拿出去。”

瑞喜正看着管家阿财安排人把聘礼抬出去，云静又在房间里高声叫：“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用啊？瑞喜，你去给我买新的毛巾和肥皂回来！”

瑞喜答应着，等聘礼全部抬出去后，赶紧拎起篮子出了门。

走在家乡熟悉的街道上，看着两边似乎从来没有变过的商铺，那些似乎认识却又不知道名字的面孔，还有街头的老树、小桥、石阶，都让瑞喜倍感亲切。买了肥皂和毛巾回来，走到街角，瑞喜看见几个人围着一架摄影机，不由得放慢了速度，机器旁边一个带着遮阳帽的人向她挥手，说：“小姐，别停下来，请继续走。”

瑞喜好奇地从摄影机旁走过，看到戴遮阳帽的人正笑着向她点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忙低头加快脚步。没想到，她低着头没走出几步，迎面过来了一辆自行车……瑞喜的篮子掉在了地上，东西撒了一地。骑在车上的人赶忙下车把东西一样一样捡回篮子里。

瑞喜看着这个帮她捡东西的人，越看越觉得面熟，是谁呢？哎呀！



他不就是小姐扔掉的那张照片上的人吗？是邝家少爷呀！瑞喜想起小姐说他的那些话，脸上一红，道声“谢谢”，低着头就跑开了。

邝照存望着瑞喜离开的背影，不明白这个突然撞到他自行车的姑娘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。那个带着遮阳帽的导演也被这计划外的情节吸引住了，把摄影机摇过来对准了瑞喜，正好将瑞喜和邝照存偶遇的一幕记录了下来。

到了姜府门外，瑞喜正要进大门，后面突然有人问：“请问你是姜家的人吗？”

瑞喜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位邮差，想起小姐和黛西的约定，忙点点头说：“是啊是啊，请问，有我家小姐的信吗？”

邮差从邮件包里掏出一封信，问：“你家小姐叫什么啊？”

“小姐叫姜云静。”

瑞喜从邮差手里接过信，激动得一边往院子里跑一边高声叫：“小姐，小姐，上海有信来了。”

云静听到叫声，冲出房门来，迎着瑞喜说：“太好了，一定是黛西的信！”

瑞喜刚要将信交到云静手上，却听到姜老爷在她背后说：“瑞喜，过来，把信给我看看。给我拿过来！”姜老爷说着话，已经走到瑞喜面前了，伸手来拿信。瑞喜看着小姐，没松手，结果“唰”的一声，信被撕成两半。姜老爷恼羞成怒，大骂道：“瑞喜，反了你了！”说着两下把手里的信撕碎，往地上一扔，气哼哼地背着手走了。

突然发生的变故，让云静和瑞喜一时都不知所措。云静愤怒地咬了咬嘴唇，回身进屋“咣当”一下关上了门。瑞喜看着满地的碎纸，蹲下身子，一片片地捡着……

晚饭后，云静指挥着瑞喜在灯下拼凑被撕碎的信，好不容易拼齐了，瑞喜悄声读着信里的内容：“亲爱的朱丽叶，很多女孩已经到明星电影学校报名了。我把明星电影学校的《招生简章》给你，愿主保佑你！明星电影学校培训班于四月二十日进行招生考试，请于……”

云静听着，紧张地站起来、坐下，坐下、又站起来，这样来回折腾了几次，她突然抬起头，说：“瑞喜，去帮我煮碗云吞，我饿了。”